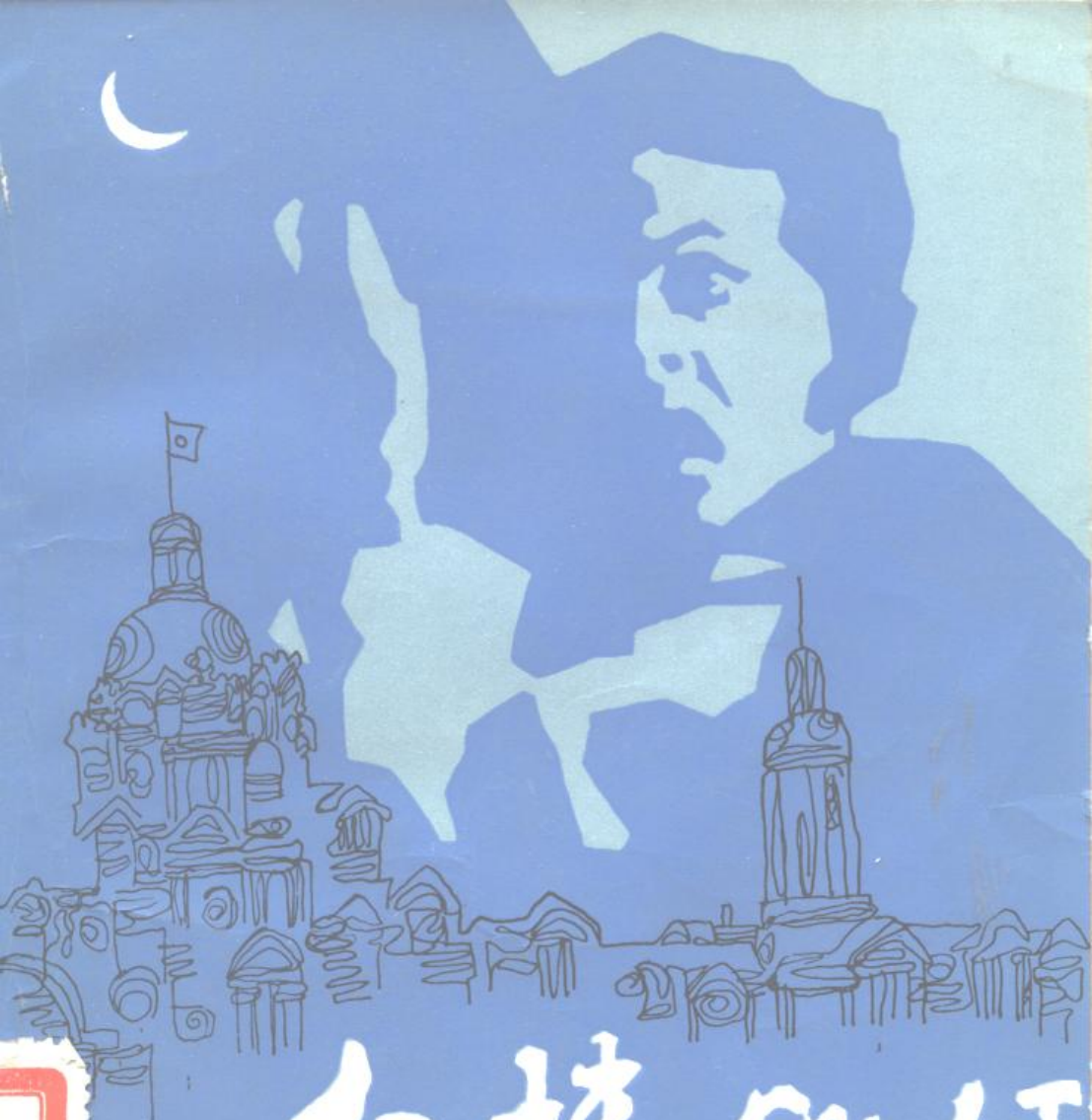




白樓鋤奸

春风文艺出版社

白 楼 锄 奸

陈谷音

尹阔良 著

王天君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1937年我东北抗联地下工作者周峰，化名程亮，打入伪满滨江省警察厅，以特务队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在党的领导和战友们的密切配合下，智除叛徒，计诛特务，粉碎了敌人妄图破坏我抗联秘密联络站的罪恶阴谋，保护了我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并配合抗联给敌人以狠狠打击。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大肆屠杀我抗日志士的罪行，歌颂了中华儿女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气概。

这部评书故事跌宕，情节扣人，人物鲜明，语言通俗。即可讲述，又可阅读。

白 楼 锄 奸 Bailou Chujian

陈谷音
尹阔良 著
王天君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10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3/4 插页：2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9,000

责任编辑：耿 瑛

责任校对：孙明晶

封面设计：杜凤宝

统一书号：10158·765 定价：0.46元

目 录

第一回	野田出马运弹药 何山化装炸军车	1
第二回	周峰上船接关系 白晶设计探虚实	13
第三回	假夫妻逢场作戏 干侄女赴宴骗敌	27
第四回	程亮白楼会冤家 王刚深宅逢知己	44
第五回	段明奴颜杀亲女 王刚傲骨闹公堂	61
第六回	十八拐智救小老妈 牡丹堂巧捉大叛徒	77
第七回	程亮施计布迷阵 白晶借刀除胡伦	94
第八回	高宅寿堂献人头 白楼暗室盗密件	107
第九回	高粱秆儿白楼遭险 黑大个儿虎口夺人	122
第十回	歼顽敌智摆口袋阵 奏凯歌火烧葫芦沟	136

第一回 野田出马运弹药 何山化装炸军车

莽原城廓逐寇，
殊死抛颅杀敌。
乔装智闯魔窟，
当歌抗联儿女。

话说一九三七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塞北重镇哈尔滨万籁无声。天黑得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整个城市沉浸在黑暗之中。“呜……”一阵阵狂风吹来，刮得树叶“哗哗”响，大街小巷尘土飞扬，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哎，就在霁虹桥东侧，有一座背靠铁道的白色大楼。这座白楼是东洋建筑，正面有六根大石柱，白墙壁，大窗户，外镶铁栏杆，里挂防空帘，从那窗框缝隙透出的几缕光线，特别刺人眼目；楼两侧水泥高墙，墙上架着刺鬼儿，下面是钢筋水泥铸成的暗堡，暗堡射击孔伸出的机枪嘴子就象一条条毒蛇在盯着来往行人。楼的门前站着四个日本宪兵，都穿着一色的黄军服，腰扎三指宽的大皮带，左边佩带着战刀，右边挎着个“猪膀蹄”。他们怎么还挎着“猪膀蹄”？

• 1 •

想五更半夜啃着吃呀？不是。那是手枪，枪的外壳和猪膀蹄一模一样，所以那时老百姓都叫它“猪膀蹄”。他们腿上打着皮裹腿，脚上穿着翻毛皮鞋；那鞋上前掌钉了三十六个狼牙钉，后根挂了个小驴掌，在台阶上一走，“嘎登、嘎登”就象那野驴刨槽似的那么难听。你再往上看，满脸横肉，拧眉立目，杀气腾腾；加上头戴着有飘带的战斗帽，被狂风一刮简直象阴曹地府蹿出来的野鬼一样。这座大白楼，被夜色一笼罩，乍眼一看，是黑沉沉、阴森森，简直就是一座阎罗殿。要问这白楼是什么地方？它就是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屠杀中国人民的一座魔窟——伪满洲国滨江省警察厅。

这天晚上，楼里正召开部署围剿抗日志士、扫荡山区抗日联军的重要会议，伪警宪特的人全来了。所以，这天晚上门口的岗哨都换上了日本宪兵。会议一结束，白楼右侧的大铁门儿“哐啷”开了。顿时，院内响起了汽车、摩托车的马达声。紧跟着车灯一齐打开，几十道光柱照得院内如同白昼。在摩托车队前边，站着一个身形矮胖，穿着黄色将校军装，手扶战刀，窝瓜脑袋上鼻孔倒翻，黄牙外露，眼眶子卡着一副金丝眼镜的日本军官。这是谁呢？他就是关东军三〇八旅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野田武运。他，今天晚上要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只见他用手托了托眼镜框儿，一边戴着白丝手套，一边抬腿跨上了“电驴子”。没等他坐稳呢，只见十几辆“电驴子”屁股后一冒烟，就象野驴脱缰似的“噌噌噌”蹿出了大门。这不是摩托车吗？怎么管它叫“电驴子”呢？日伪统治那年头，老百姓很少见这玩艺儿。看它比驴跑

得快，人坐在上边直蹦跹，还不用喂草料，所以都管它叫“电驴子”。就在这“电驴子”后边，是两辆装满鬼子的大卡车。这排队，前呼后拥，一辆追一辆，象一串流星似的，朝着市郊孙家站站外的军火仓库急驰而去。

子夜交更，孙家火车站的专用线上，停着一列闷罐车，车门一敞开，那些鬼子兵象穿梭一样忙着往车上装运弹药。这是站里的景象；那站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层挨一层，一伙接一伙，一串连一串，简直就象他们亲临法场枪毙人那么戒备森严！

军火列车刚一装完，十几辆挎斗摩托车，“嗖嗖嗖”地开进了站台。打头的摩托车刚一停稳，只见监视装车的鬼子小队长跑过来，冲着坐在摩托车上的野田武运“啪”地来了个立正，腰板儿拔得溜直，报告说：“装运完毕，请队长检查！”老鬼子野田下了摩托车，带着几个鬼子兵，围着列车视察了一遍，点了点头：“要西！”这是好的意思。说完向卡车上的日本兵一挥手，又来一个协和语：“统统地上车！”这些日本兵一听，就象一窝黄蜂似的登上了军火列车。野田武运望了望停在专列火车前边的巡道装甲车，又向他身旁的十几名随从士兵说：“哈牙哭，开路！”说完，野田带着一群“马后喘”，登上了装甲车。有人问：“什么叫‘马后喘’？”你没看见电影上的日本鬼子官骑着马，马后边跟着几个人跑吗？人家当官的把马都拴到马圈里了，他们还在后边喘呢。那就叫“马后喘”。野田武运上了装甲车，装甲车“笛笛”一声开动了，火车也随着尖叫一声，闷声闷气地“吭吭”开动起来。军火专列披着朦胧的夜色，开出了

哈尔滨，向牡丹江的方向飞奔而去。嗨！这军火列车开得快！犹如挟风携雷一般，一会儿过河，一会儿钻山，一会儿穿林，一会儿越岭，几个小时之后，就开出了二百多公里。

老鬼子野田坐在巡道的装甲车里，和后边军火列车保持着一站地的距离，他一边开道一边搜索着。这装甲车上架着轻重机枪，车顶上的探照灯四面旋转，掠扫着旷野山林，惊得飞禽走兽“扑棱棱”、“啪啦啦”乱跑乱飞。老鬼子野田自以为得意，手扶着战刀嘴里不住点儿地哼哼着：“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夜夜思家乡……”他怎么也唱起《四季歌》来啦？他也想赶时髦嘛！可坐在装甲车里的鬼子兵，却象蹲在鸡笼子里似的，一声不敢吱，不住地向外探头探脑瞭望着。鬼子兵为什么这么老实？在他们军队里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兴我唱不兴你唱，我唱你也唱，上去就给个大嘴巴。再说这些鬼子兵早都被抗日联军打怕了，他们一个个就象惊弓之鸟，一听鸟飞兔子跑都会吓个跟头，何况在这黑夜里头闯山，哪能不担惊受怕？老鬼子野田哼小调儿，是给自己壮胆呢！咱已经说过这不是普通的专列，这是军火列车，若是途中有个闪失，甭说他丢官罢职，连他那窝瓜脑袋也保不住。所以，野田一边哼着刚学会的中国小调儿，一边象个赌棍似的瞪大两只眼睛盯着随从们的行动。他的眼睛瞪多大？这么说吧：那白眼仁儿把黑眼仁儿一挤，就象挤豆粒似的，硬给挤出眼眶子外边足有三个米毛。他寻思：我宁可把眼珠子瞪得鼓出眼眶子，也不能让脑袋离开脖腔骨，保住脑袋总比保住眼睛值个儿，脑袋可比眼睛大得多嘛！正当老鬼子野田又哼小调儿又瞪眼注目之际，装甲车已经开过了高岭

子车站。

装甲车开过了高岭子暂且不表，回文单说尾随在后的军火列车，这时还没到亚布力车站，拉开的距离也有近两站地了。当军火列车行驶到离高岭子车站还有二十里的一个大山坡时，突然，上坡前方出现了一道刺眼的亮光，隆隆的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鬼子们仔细一看，对面驶来的是一列货车。军车上的鬼子小队长一时吓得魂飞魄散、目瞪口呆。这是怎么回事？装甲车在前边刚开过去，怎么迎头闯来一列货车？这不是要玩完吗？他赶紧鸣枪报警，命令对方煞车。可他哪里知道，对面急驰而来的这列货车正是冲他这军火专列来的。鬼子小队长连放了几枪，对面的列车不但没听他的报警，而且更加快了车速。嘍！你瞧，两趟列车相遇，就象牯牛顶架一样，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双方这下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头儿，那架势就象疯了一样，“哐——”、“呜——”一个顺坡而下，一个顶坡而上，“哐——”撞上了。这声音就象山崩地裂一般，霎时之间，整个山坡浓烟滚滚、火光熊熊，军火专列炸毁了。那么，从山坡上头开下来的这列货车是哪儿来的？怎么没撞上巡逻的装甲车呢？哎，妙就妙在这儿！

原来昨天夜里，抗联的卧虎岭支队，接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通知，说鬼子有一趟军火列车由此经过，命令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炸毁这列专车。今天炸毁敌人军火列车的，正是这卧虎岭支队。

提起抗联卧虎岭支队，那可是威名远震，不比寻常。虽然他们潜伏在卧虎深山，却经常是神出鬼没，山上山下到处

出击，把方圆几百里的鬼子、伪军、森林讨伐队打得心惊肉跳、闻风丧胆。近一年来，鬼子倾尽血本要剿灭这支队伍，可是连个影子也摸不着。鬼子大兵团进山，搜不着踪影；派出小股部队搜山，那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气得鬼子发下大誓，非剿灭卧虎岭支队，踏平卧虎岭不可。这卧虎岭的山势非常奇特壮观，满山的美人松、抱马子树、小白桦、大紫椴、老柞树、小青杨……一排排，一片片，岭上沟下，参天蔽日；七沟八梁，奇峰突起；幽谷深涧，怪石嶙峋。为什么叫卧虎岭呢？其得名有二：一是此山经常有东北虎出没；二是山上有一巨石，形状如虎。这不是瞎话，确有此事。当年日本鬼子一个讨伐队来到这里，刚在岭下要安营扎寨，那个当官的还没来得及下马，一阵狂风卷来，满天飞雪扬尘，“呜——”一声，连人带马就没啦！哪儿去啦？吓得鬼子兵一个个呆若木鸡，有的清醒了，“乒乒”放了一顿枪，可什么也没打着。怪啦，这不出鬼了吗？后来，这讨伐队的一个翻译，还懂得一点儿山里常识，他在周围一找雪踪，发现“虎行雪地梅花五”，断定这是山神爷把讨伐队长给请去“赴宴”啦！打那儿以后，讨伐队再也没敢进这卧虎岭。我们的抗联支队，就选中了这块奇险之地，开展了打击日寇的游击战争。别看这支队伍人数不多，却是训练有素，人强马壮，骁勇善战。支队的政委姓何，叫何山，年近四十，久经战阵，格外干练；支队长叫周峰，是个年轻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对敌斗争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就是老何和周峰率领着支队二百多号人，截军车、端炮楼、炸仓库、劫牢狱。敌人一听“卧虎岭”三个字儿，就胆战心惊！这支队伍，昨天

夜里接到上级的伏击军火列车的命令之后，立即做出了战斗部署，制定了巧炸军列的方案。

要问卧虎岭支队怎么出击的？咱还得从头说起。这天，刚一擦黑，卧虎岭支队就乔装日本骑兵队踏上了征途。嘿！这个马队威风极了，一匹匹骏马扬鬃，四蹄翻腾，“哒哒哒”，铁蹄叩山响，马掠风声疾，丝缰斩夜风，人穿月影移。一直冲进了高岭子车站。车站站台上值班的员工，一看来的是日本军队，谁也没敢吱声，闪到一边，悄悄观望。只见头前骑马的日本军官勒住缰绳，翻身下马，紧跟着其他日本兵也都甩镫离鞍。又见这日本军官一摆手，随后跟上来四个兵，直奔站长室而去。他们敲了两下站长室门，就听着里边有人不耐烦地喊了一声：“什么的干活？”话音未落，这外边的日本兵又敲了两下门。屋里的人可火了：“八嘎！”这可能是惊扰了屋里人的美梦，他骂了一句。接着房门“嘭当”一响，掀开了一条缝。还没等屋里边的人露头，门外这四个日本兵夺门而入。他们进了屋里，没听说话，就看按日本人搜索的规矩，先占了屋里的四个墙角，端着三八大盖枪，把雪亮的刺刀对准了屋里的两个站长。这时候，那日本军官才从门外大摇大摆地进来了。书中暗表：屋里两个站长，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因为今晚有重要军列通过，谁也没敢睡觉，正在屋里守着电话，惟恐发生意外。突然出现了这个场面，日本站长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啦！他望着进来的这个日本军官，一愣神，觉得挺奇怪，看了看这位日本军官肩章上是少尉军衔，满面怒气，横眉立目。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赶紧往前凑了一步，挺胸收腹，

两腿绷直，五指并拢，“啪”来个立正：“民那桑，昆棒哇！”可是，这个日本军官不懂这是向他们问晚安的意思，他没吱声。其实，这日本站长他哪知道，进来的这位日本军官根本不懂日本话。那位说了，日本人怎么还不懂日本话呢？别忘了这些日本兵全是化了装的抗日联军。这化装成日本军官的是谁呢？他正是我抗联卧虎岭支队政委何山同志。那个日本站长问安之后等了一会儿，见对方没啥表示，他有些怀疑了，又仔细一瞅，“啊？”不是好声地惊叫起来：

“蠢贼的！抗联的……”刚想伸手摸枪，就见日本站长身前身后那两个化了装的战士，一齐冲刺，“噗！噗！”一个扎前胸，一个攘后背，象捅谷草个子似的，给他来了个透心凉。日本站长一死，可把那个伪站长吓坏了，眼仁儿都直了，粗粮细粮全不想吃，光顾筛糠了。他哆哆嗦嗦结巴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太……太君，饶命！”老何一听，又气又笑：“告诉你，我们是抗联。”站长一听，更害怕了。他知道抗联专门打鬼子、杀汉奸，他自己是替鬼子干事的，能不害怕吗？所以，吓得嘴都瓢瓢啦，说话嗓子都差音了：“太、太……不……太……太老……老先生！有……有事尽管说，我……一定照……照办。”老何一看他这份德行，摆了摆手，墙角的四个战士把枪一收：“好吧！你不要害怕，你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和良心！懂吗？”“懂懂！”

“那好。我问你，日本军火专列，什么时候到这里？”伪站长用手一指躺在地上那个日本站长：“这事由日本人直接管，不让咱中国人插手呀，不过，他……他接电话时，我听到了几句，我多少懂几句日本话。”“怎么说的？”“电

……电话里说，有一趟重要专列已经从哈尔滨开出来了，天亮前左右通过本站。”“准确吗？”“我，我可不敢撒谎。”说着，他拿起桌子上刚才那个日本站长用日文记录的电话通知：“不信，你看。”老何这个气呀，心里想：“你以为我不懂日本话？有明白的。”他一摆手，墙角过来一个战士，看完记录，向老何点了点头。老何回过头来又问这个站长：“站里边道线上有车吗？”“有！有！刚有一列拉原本的货车在这儿待命，等这个专列过去，才能开。”老何一听，眼睛一亮，甭提心里多高兴啦！“好！你赶快通知全站人员，到这儿集合。就说本站发生了紧急情况，马上戒严。”“是、是是。”说完，两个战士押着站长就出去了。车站的员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心里惶恐不安，看着站长身后跟着两个端着刺刀的鬼子兵，一打量站长脸都不是色了，蒙张纸都哭得过啦。员工们一见这个气氛，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只听站长结结巴巴地喊：“大家听着……赶紧到我那屋里去，有紧急事儿……”员工们心里嘀咕：“有事就小不了。”大伙儿进屋一看，都吓了一跳，只见日本站长躺在地上，被人宰了。其中有个外号叫孙大通的员工，小声向旁边的人嘀咕了一句：“哎，日本站长叫人打死了，皇军来抓人来了。今天，说不定……”这小子话没说完，那个员工用脚悄悄踢了他一下：“这节骨眼儿还装万事通啊？行了！别撒尿打冷战——假机灵了。”这工夫，站在门口的何山说道：“员工兄弟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抗日联军，来到这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了你们的安全，得先委屈大家一会儿。”何山一挥手，两个化装的日本兵把门从外边

一关，锁上了一把三簧大锁。然后，留下两个战士警戒，老何带领其它战士分散开，说了声：“准备迎接‘客人’！”老何把“客人”这两个字说得特别清楚。这时候，已经化装成铁路员工的抗联战士，各就各位，有的去扳道叉，有的抄起了信号灯，有的跳上了拉运原木的火车头。老何和那个伪站长站在站台上，嘀咕了几句，伪站长点了点头：“放心吧！我一定照你们的安排办，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站长。”“好！”老何满意地点了点头。老何刚刚布置完毕，时间不大，就听远方传来了“隆隆”的巡道装甲车的声音。老何握了握兜里的手枪，告诉身后化装的护路军：“传命令！按计划行动，注意信号。”说完，看了看伪站长：“怎么样？还可以吧！”伪站长哭丧个脸，一咧嘴，心里说：“这是过年上坟——不好也得说好。”马上点头说：“好！好！”就在这时，一道光亮出现在远处铁道线上，光柱越来越近，刹那间，一道贼光向站台上扫过来，巡道的装甲车开了过来。老鬼子野田通过了望窗口，看到站台上戒备森严，一切正常，他一打手式，巡道装甲车停下了。老鬼子推开天窗，钻出脑袋，露出半截身子，冲老何和伪站长一龇牙，没笑硬挤了点笑，问道：“护路军的戒严？”老何点了点头：“臊得斯！”老鬼子又问：“情况的有？”伪站长赶紧搭话：“平安无事。”老鬼子一挥手：“要西！”说完，一转身儿缩进了乌龟壳里，关上了天窗铁盖子，巡道装甲车又隆隆地开动了，向前一站跑去。装甲车一走，老何立即发出了行动信号，只见停在道线上那列装满原木的列车，喷了几股白烟，缓缓移动。老何握了握伪站长的手：“谢谢你，

为了你今后的方便，还得委屈你一会儿。”老何向身后的那个战士说：“一班长，按计划进行，一个小时以后撤离车站，到指定地点集合。”说完，紧走几步，飞身跳上开动的机车。

老何上了机车一看，老班长田茂山正在熟练地操作，老何高兴地说：“好！老田，是行家。”老班长笑了笑，又向车窗外看了看，说：“三、四年没摸它了，这回咱过过瘾！”

“嗯。”老何看了看担任烧火的战士小刘，站在红火闪闪的炉门前，甩开臂膀，抡起了铁锹板儿，一锹接一锹地把煤投进了炉膛。这列原木货车，在抗联战士的驾驶下，就象一只添翼的猛虎，冲出高岭子车站，直奔下坡而去。

这时，山坡下边那列军火列车，吃力地蠕动，往上坡爬着。老何看看军火列车，果断地命令：“放开闸，准备跳车！”小刘往炉膛里又加了几大锹煤，和老何一纵身，跳出车外。老班长狠狠地推了一下闸把，车速加快了，老班长这才敏捷地跳下机车。嗬！满载原木的列车象火烧屁股的野牛，直奔军火列车冲去。霎时间，就听“哐——”山崩地裂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真好象大年三十晚上放“十响一咕冬”那么热闹！这个场面，可把埋伏在铁路两侧的战士乐坏了。机枪手王三虎乐得直拍大腿：“看！还有钻天猴呢！”“哪是钻天猴哇？那是日本鬼子给咱们庆祝高岭子大捷放的礼炮！”望着这个场面，有的战士还唱起了快板：“竹板打，响呱呱，鬼子军列放烟花；没等叫声爹和妈，自动火化回老家！”战士们又说又笑，那个高兴劲呀，甭提了！说着东方发白，天快亮了。老何和周峰率领战士打

扫完战场，带着胜利的微笑，正要返回卧虎岭，就见正前方
飞奔来一骑快马。这骑快马来到老何面前，通讯员从马上跳
下来，把一封信交给了老何。老何打开一看：“好！进哈尔
滨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正是：幽静山谷听惊雪，
化作青烟上西天。

若知到哈尔滨接受什么新的战斗任务，且听下回。

第二回 周峰上船接关系 白晶设计探虚实

哈尔滨道里的中央大街，是一条繁华的街道。路两旁楼房林立，街巷整齐。楼角墙壁上涂满了什么“大学眼药”、“中将汤”和“仁丹”之类的广告招牌，显得特别刺眼。买卖一家挨一家，绸缎庄紧对洋货栈，福泰楼斜对金银手饰店，“秋林”公司挨着舞厅、影剧院……

这天早晨八点多钟，中央大街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钱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提笼架鸟，玩狗逗猫，一个个、一对对袒胸露腹，串商店、压马路；溜江沿、闲散步；逛公园、学跳舞；摸大点、学赌徒……有人说了，怎么一早晨就进赌场、舞厅啦？那不都是夜里闹腾的事吗？您不知道，因为他们昨晚没挤进去，今天一早得补上这一课！不然，怕死后对不起阎王爷白叫他们在哈尔滨活一回。穷人就不然，为了活着都疲于奔命而忙碌，哪有这份闲心哪？你看那大街上：挑挑儿的、担担儿的、卖盆儿的、卖罐儿的、卖针儿的、卖线儿的，老头老太太拄棍子要饭儿的，还有缝连补绽拣破烂儿的。你听吧，那边卖盆卖碗的摇着签子乱喊：

“买的买，捎的捎，来晚了捞不着；大赶大，小赶小，谁点